

当一份代表建议 被划上“重点”之后

2025年9月的一天,孟红娟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邀请函,抬头是民政部养老服务司。

她很快意识到,自己当年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递交的建议,已被列入全国人大“重点督办”建议。孟红娟是浙江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车间主任,那份建议事关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衔接。孟红娟说,信是后续沟通协商的信号,“是我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第一次”。

每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,代表提出的建议动辄数千件。2025年共收到9160件,

最终被“点名”要求重点督办的只是少数。所谓重点督办,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代表建议中审议确定出部分事项,交由承办单位办理,并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。

2005年,重点督办建议制度在全国人大推行。此后,省、市、县三级人大也陆续铺开。

走过二十年,这项工作成为加强和改进代表建议工作的举措,究竟如何“督”“办”?一份建议被划上“重点”之后,会发生什么?



会建设委员会亦派员出席。

代表们依次发言。孟红娟刚提完老年人社保问题,在座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干部立即接过话头,当场答复。她回忆,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“重点”二字的含义:问题现场抛出,也在现场被记录、回应。

“面对面”交流之外,还有“肩并肩”调研。

2024年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师董宏涛提出“发挥铁路运输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”的建议,被列为重点督办建议。

董宏涛回忆,那年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刚过一个月,交通运输部以书面和电话形式通知,他的建议进入重点督办。此前,他也没听过这个概念。

2024年5月、6月,交通运输部又围绕“推进交通物流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”赴陕西省榆林市调研。

调研持续两天。董宏涛跟随调研组参观物流园、运输煤炭等能源的铁路专用线,边走边谈。“当时只有我一位全国人大代表。”他说,据了解,调研组还去了其他地方,会安排就近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面沟通。

在他看来,比起只在文件上往返,这种“在现场把问题摊开”的方式更有效,部门能听到一线的卡点。

在重点督办建议制度涉及的各部门单位中,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发挥重要作用。这个2023年设立的委员会,职责之一便是推动代表建议办理。

“具体来说,重点督办建议确定后,他们会跟踪、了解办理进度,协调相关环节,确保督办机制顺畅运转。”某直辖市下辖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干部王睿说。

“一把手”重视尤为重要

地方层面也有探索,各有侧重。有的省市将“督办”细分为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、专门委员会专项督办;有些省市,政府“一把手”直接参与重点督办,形成更强的协同推动。

王睿对此感受更为具体。他所在的区,每年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的重点督办建议,约占代表建议的15%~20%。

“区人代会闭幕后,代表建议已经交办。”王睿说,区长随后还会专门召开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交办会,向政府职能部门部署任务,区人大也会派员出席。

王睿进一步解释,多数重点督办建议通常牵涉多个部委,职责交叉之处往往也是问题症结所在。会议上可以形成共识,但落到具体政策衔接、预算安排时,需要更细致的协调。如何让“会场共识”转化为“制度落点”,“一把手”重视尤为重要。

在领导重视下,王睿所在的代表工委每年向区人大常委会汇报两次建议的督办情况。“主要是为了克服实践中重答复、轻落实的弊病。”他说。杜茂林

会议闭幕后,当孟红娟得知自己的建议被列为重点督办建议时,她才意识到,自己连续两年的关注,受到了不一样的重视。

孟红娟提交的有关“养老”的建议被归入“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融合发展”这一重点督办大项。一般而言,重点督办分为若干“大项”,每个大项涵盖多件人大代表建议。

重点督办建议一经确定后,会交由政府职能部门、“两高”等承办单位牵头办理,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。

以2024年为例。这一年,重点督办建议选题首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审议确定。“此前,选题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,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。”一位熟悉人大运作的知情人说。

2024年,委员长会议通过的重点督办建议共20项,共涉及代表建议225件,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等7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,交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家单位牵头办理。

到了2025年,重点督办建议数量增至23项,交由20家承办单位牵头办理,首次实现35个代表团和10个专门委员会“全覆盖”。

“面对面”“肩并肩”

重点督办一批建议,并不意味着不办理其他建议。

2025年全国人大会议期

间,共收到建议九千余条。当年3月26日,会议闭幕不久,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交办会,将这些建议交由211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。“不过,重点督办建议的办理周期通常更长,相关部门还会召开推进会和座谈会等。”一名知情人士介绍。

孟红娟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。

在收到邀请函的约3个月前,即2025年6月27日,民政部已就孟红娟的建议形成书面答复。

根据代表法规定,代表建议一般要在3个月内答复。涉及面广、处理难度大的建议,则需6个月内答复。

孟红娟收到的这份答复并非单独完成,而是民政部会同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研究后的结果。

书面往来之后,线下沟通随即展开。2025年9月18日,孟红娟从浙江赴京。次日,民政部组织包括她在内的4位全国人大代表前往北京市西城区、丰台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实地考察调研。

下午座谈会会场里,桌上放着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印发的《材料汇编》。参会人员也不是来自某一个部门。孟红娟发现,除了民政部一副部长出席,自然资源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司局也派人到场。负责督办的全国人大社



孟红娟

首次“全覆盖”

这不是孟红娟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老年人。

2024年,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二年,孟红娟提交的建议便指向老年人意外保险制度。调研时,她听到不少声音:老人仍在干农活打零工,怕的不是辛苦,而是一旦发生意外,医疗和护理费用无人兜底。

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担忧,让孟红娟意识到,推动养老事业发展,需要一整套保障机制的完善。

到了2025年,孟红娟的目光进一步延伸。她熟悉医疗用品的生产流程,对老年人护理、康复等环节并不陌生。

职业敏感性,让孟红娟在实地调研中捕捉到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。她在一些养老机构和基层走访中看到另一种“运转”:床位在增加,护理康复人员却紧缺;设施在更新,专业化管理却跟不上。

2025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,孟红娟围绕这些问题把意见整理成建议。